



第162期·2025年3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有」與「空」

青楓：在佛教的教理裡，很着意解說「有」與「空」的道理，特別是在「禪家」的理念裡，我們看《六祖壇經》，尤為特出的思維就是看「有」與「空」的解說，所以《壇經》裡談神秀與惠能的四句偈便十分的惹人注目。請問大和尚，你對兩位大禪師的那兩組偈語又有什麼看法呢？

修智：你說的那兩組偈，該是神秀寫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以及惠能請人代寫的回應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是大家都熟悉的偈語，也是我們探討有關「有」與「空」的話題。《壇經》裡這情節我們都很熟悉了，祇是我覺得後人在注釋解說時可能產生誤會。

青楓：誤會？即是說有所「誤解」嗎？請問大和尚，是哪些誤解呢？我們很想知道。

修智：在《壇經》內有說，五祖弘忍看到惠能

這首偈語後，立即用鞋底將之擦去。後人註釋為五祖是怕其他弟子看後會加害惠能，這是出於保護之心。當然很好，我想，五祖把那偈語擦去的主要原因在於惠能的偈語是「斷滅空」。倘若誤解或處理不當，這首偈語論「空」，可能有一些弟子誤解，而墮入邪見中去，這遺害便大。神秀的這首偈語，是談「有相」，有因有果，也是好事，所以五祖着大家參照修行。任何人懂因緣果報，仍會修福修慧。至於惠能這首偈語，是着「空相」，倘若有所誤解的話，便很容易墮入「無因無果」的邪見中去。五祖弘忍所擔心的就是這點，所以他用鞋底把偈語擦掉，並且對大家說「此亦未了」。「空相」的藥，用以醫治有執有著的「有相」。而「斷滅空」是沒有藥可以醫治的。但如果加以撥正引導，則修行成就快得多。所以五祖暗示在夜至三更時分為惠能解說。所以惠能有待聽



最大“熊貓”

自從熊貓龍鳳胎出世，為香港帶來熊貓熱，再加上內地送來兩隻，真是熱上加熱，能否帶來經濟效益，故且不說，最少也帶來熱鬧。不少商場都以熊貓樣兒作裝置佈置，特別是在香灣仔，在海濱公園，看到一隻隻熊貓在攀高爬低，彷彿就是個熊貓樂園。

在九龍一個大商場，看到這樣熊貓模型，看來是全世界商場最大一隻“熊貓”。



聞《金剛般若般羅蜜經》後，方可融會貫通「有相」及「空相」。

青楓：《金剛經》對「有」與「空」的解說，的確是很清楚明白，是帶有指導性的，惠能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立即明白過來大悟了。

修智：那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以說是呼應了「應無所住」，當你的心空了，都不停留在那些「妄想」了，那些「妄想」還會影響你嗎？但「應無所住」並非是空洞的，所以要加上「而生其心」。所以說，「應無所住」是講了一半，必須而加上「而生其心」，兩者同步而行才是完整，才會合乎理解。諸佛所說所教「自淨其意」，即是「應無所住」；而「諸惡莫作及眾善奉行」，即是「而生其心」。

青楓：是的，就是這道理吧！「有」與「空」兩者善於理解的話便會產生很好的學習收益，但「空」性的理解還是比較容易引起誤會的，難怪五祖弘忍大師用鞋擦掉偈語。不過，說惠能的身處那環境有危險亦未嘗沒有理由，否則五祖弘忍也不會着他速速離開。《壇經》裡有說：「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

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五祖也對惠能說：「三年勿弘此法！」言下之意是避難，避免別人加害，到時機成熟了再說。

修智：以當時的客觀環境也的確如是。我們要如何思惟，以鞋擦掉偈語是出於佛法角度，著速速離開是在於「傳法」之後，這兩個時段不應混為一談。

青楓：《壇經》是有多個版本的，敦煌版是目前發見的最早版本，後來的幾個版本也添加了不少情節。但無論怎樣，其主題思想都是一致的，是同步的，我反而覺得這很有意思。

修智：茲摘錄《金剛般若般羅蜜經》鳩摩羅什譯版作參考：

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

莫作是念。

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接財神

新春期間，我們較容易看到這樣一個鏡頭——接財神。

電視上如此，胡楓穿起紅艷艷的「財神」服飾，真給我們一個「財神到」的感覺。

新春日子，在街道上看到一位「財神」在向街坊派利是，十之八九不會「托手躔」的。誰會拒絕財神呢？看到街坊隣里笑盈盈地「接財神」，也感覺到那份快樂。





可人情景

有句詞語：「妄自菲薄」，即是向我們說：「不要睇低自己！」是的，我們固然不要妄自尊大，要懂得謙卑，但也得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可取之處，從而有更進一步的延伸。

——說起上述這些話，是有天乘坐地下鐵，在金鐘站吧，是上班時間，兩座長長的扶手電梯站滿人，人們是秩序井然，並無那一種爭先恐後的感覺，讓我感受到的就是「文明」兩字。

香港人乘搭交通工具，排隊、守規矩，我經常在上下班時間在地鐵及巴士站旁都看到這可人情景！

士與仕

有一位文友突然問起：我們常見到有些文字寫男士、女士，却在士字旁加上一個人字部首，究竟對還是錯？

很多字義、詞義往往有一種所謂「習慣成自然」，這原は無傷大雅，不過，如果有所要求的，還是追求正確的寫法較好，因此，寫「男士」、「女士」較恰當，「士」是對人的美稱，但這個「仕」字呢？在古代通常都是指做官的，做官而稱之為「仕途」。

我們看一些寫畫的，有「仕女圖」，這「仕女」又是什麼呢？大抵也可視之為對有學問有學識的一個敬稱吧！不過在古代對一些「侍女」，也寫為「仕女」的，畢竟還是比較少數的說法。

「士大夫」這裡用這個「士」字，也明顯地指一些做官的讀書人，所以引伸開來「士農工商」等階層的區分也用上這個「士」字。

佛語（十七）

「一句亡」

法達法師誦三千部法華經受六祖啟蒙由感而發說：「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我們看到這一句，以現代的文字觀念來說，可能最容易誤解的就是這一句——曹溪「一句亡」。「曹溪」兩字當容易理解，那不過是指惠能自己，他生活在曹溪也。結合上上文下理，「一句亡」彷彿是說：「對於你即使誦經三千部，而惠能我說上一句立即便可把『經』說倒了！」大抵是這個意思吧！如果我們作這樣理解，很自然便會認為——「你惠能不是太狂妄了嗎！」其實這「一句亡」的意思，實際上是說「一句都沒有！」這就完全不同了，整句話的實際意思大抵是說：經文裡已充分地有教導我們如何去修行佛法，而我自己是一句也沒有的！如果我們不明白淨化真正道理，則必然會「身心疲累！」

「是什麼？」

《壇經》裡有這樣一句——

「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痴是畜生。」

我們首先要說的，是大家不必太在乎文句裡那個「是什麼」的意思，「是什麼不重要」，那是一個譬喻，一個形容詞。重要的是看拿什麼內容去作譬喻那些又是什麼呢？人我、邪心、煩惱、毒害、虛妄、邪勞、貪瞋以及愚痴。

這也是我們必須經常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一些行為。而所有行為都是從心引起，這便告訴我們「修心」的重要。儘管上述這些修行都是艱辛的，但一點一點地做起來，不是很好嗎？

海水與浪

以下《壇經》這一組話語，可以是順應着上文段而說——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

也許讓我們先看看「除人我須彌倒」這一句，不是說佛教之名山「須彌山」倒下來的，這是一句形容詞，即是說就算有須彌山這麼大，也會倒下來的，可見對「人我」兩字的認識何等重要。何謂「人我」？指的是「執着」。我們內心倘若有「執着」，這很多很多事情都會做不好，包括對付以下的貪欲煩惱等方面。

上文說「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雖是兩句話，也可試試結合來看的，我們說貪欲就好像海水那樣，如果「煩惱不起」——不揚波，海水是不是較為平靜呢？兩者聯繫起來看也頗有意思。

快樂之本

在眾多佛經中，儘管各有不同的述說，但「萬說歸一」，都是導人向善。

《佛說孃經抄》裡這句話，也實際上是與其他經說意義一樣的。它說——

「修諸德本，慮而後行，唯濟人命，終身安樂！」

它可以是分上、下兩個說法內容，前者對我們說，無論你看的是什麼經本，重要的是好好思考，一來不要「水過鴨背」，看了便算，而重要的是真正的修行起來。

至於第二部分，強調的是一個「人」字，所謂濟人命，即是指幫助別人，整句意思實際上就是引導我們面對「助人為快樂之本」。用這樣一句說話去理解，便容易明白，容易讓我們放在心裡。

有些民間之言真是充滿智慧的，且不去故作高深，很有意思。

生趣

看一些花草樹木，我們必須耐心地、細緻地去尋覓它的可愛之處，尤其是你喜歡寫畫的話，往往在觀賞植物的同時也可在尋找「畫意」。你看這攀藤的「炮仗花」，它簡潔的枝條、綠葉，還有那一撮橙紅色的花，整個畫面就是一幅國畫。難怪不少畫友都喜歡在花草樹木上找尋「靈感」。即使不是為了寫畫，我們走在山間看到一些沒有經過人工修葺的花草樹木（就是所謂「野生」吧），那份生趣便帶給我們在生活上無限的欣喜。



「黃牛黨」源考

前些日子啟德體育園作揭幕前最後試演，羅局長談到「黃牛票」問題。

一位朋友在電視上看到這消息，突然問一句，「咦，係啫，究竟黃牛票或黃牛黨，這稱法是怎樣來的？何以稱為『黃牛』？」

——真是一時之間被「考起」。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這樣，一些詞語習慣地講了，但從來沒有去想一想它的來源的。

好，這一次「心痕手癢」，也禁不住曰：「待我查查看！」今天科技真方便，一上網一查立即有答案。

原來「黃牛票」或「黃牛黨」是源於上海灘，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日子也不好過，不少人購買了糧票、船票之類，轉手以高價出售，就好像一隻隻黃牛空群而出，所以當時把這些高價炒賣票者，稱為黃牛黨，那些炒賣之票便稱為「黃牛票」了。

鳥有翼尚且低飛：



一位畫友最近成立一個畫會，本來「以畫會友」，很好呀！如果出發點是這樣，本人舉手贊成，倘若是為了在畫壇「地位」上更上層樓，則還是小心處理的好——我說的是「小心」而不是不做。

為此，寫了一幅畫，畫題是——

「低首看鳥飛，頓覺高處不勝寒！」

畫中兩隻鳥在近水處低飛，而高山處則是一位遊人在俯首下望。這說明什麼呢？一畫友說：「好呀，無限風光在險峯！」

我禁不住回話：「既是險峯，無限風光又如何！」

這幅畫的要點，我想說明的是：「鳥有翼尚且低飛，我們還去高攀什麼呢！」

寫畫與寫文一樣，貴乎隱喻，有所暗喻才教我們多些聯想。我的「畫道」就是這樣。



追溯前生

· 馮馮 ·

(原刊於《內明》第九十三、九十四期)

一位女士名叫維珍尼亞摩路(Virginia Morrow)，最近接受加拿大國家電視公司的訪問。廿餘年前，她的新聞轟動全世界，根據「加視」節目主持人介紹說：摩路女士在一九五六年被「生活」畫報刊介她的「再生」故事，吸引了全球心理學家、宗教家、心靈學家的注意。摩路女士現在看來大約五十歲左右，一九五六年之時她大約廿餘歲。她從小生長在美國丹佛市(Denver)，從未離開過家鄉，因為患有一種特殊的過敏症，對於某種氣味和食物都敏感，病發時會呼吸窒息，有生命危險。此症使群醫束手，建議她請精神系醫生試用催眠治療。在歷次的催眠治療過程之中，她陸續地吐露出潛意識中的隱秘，她的口音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滿口講的是愛爾蘭土音，她所描述的家庭環境悉與事實不符，都變成了愛爾蘭一處鄉村的農舍家園，她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是愛爾蘭人，她把愛爾蘭農家的一切敘述得歷歷如繪，備極詳細。她的敘述引起醫生的驚異，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自稱是小鳥墨菲(Birdee Murphy)問她何時出生？她答稱是一七九八年出生於愛爾蘭的一處鄉村(地名我記不下來)。問她到底是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她是在十八歲的時候患了病死亡的，問她的病狀，恰與她的過敏症相符，她從催眠狀況醒來之後，即茫然不能記憶她所講過的事，醒來的口音又恢復了原有的美西口音。醫生調查她的身世歷史，並無任何愛爾蘭關係，她亦絲毫不懂愛爾蘭土話。

摩洛哥女士醒時是摩洛哥，催眠後却變成十八世紀愛爾蘭鄉村少女，心理學家認為她具有雙重人格。但是後來根據心靈學會的多方調查和獲得愛

爾蘭熱心人士的協助，竟查出十八世紀確有那麼一個死於窒息心臟麻痺的愛爾蘭少女「小鳥墨菲」。這件案子當時驚動了數國的醫藥協會、醫生、科學家。無人能夠解釋她怎能知道一個兩百年前病故的異國少女的一切詳情，她從未離開過家鄉，讀書無多，又從何而得悉重洋以外的一個古代村女的故事？若說是巧合，又怎能把家族人名歷史都說得一些不差？總之經過各方面的調查證明，她並無偽造故事，而且很多細節，都符合事實(她的故事，有一本已出版的書，當年曾暢銷一時)。在廿餘年前科學界，是不會輕信她是「小鳥墨菲」再世的，頂多也只說她具有無法解釋的知覺或是雙重人格，但是，最近西方漸漸接受「再世」的觀念，很多人記起了她，所以連加拿大國家電視那麼嚴肅的電視台，也請她來訪問一番了。摩洛哥女士在電視上答覆的部份談話，我紀錄如下：

摩洛哥女士



記者問：摩洛哥太太，你當年經過催眠治療之後，獲得什麼效果呢？

摩洛哥答：心理醫生給我的催眠治療，使我漸漸發現我的前生，我知道了我的過敏症來自前生，起源於對家庭妨礙我的戀愛，我知道了病源之後，我的過敏症就逐漸好了。

問：你現在還有沒有過敏症呢？

答：再沒有發生作過了。

問：那是致命的是不是？

答：是的，一發作就窒息氣絕。

問：在催眠醫療之前，你知否自己的前生？

答：在催眠醫療之前，你從不知道自己前生，但是會不時講出一些離奇的零零碎碎的瑣事，都不是今生發生的。使家人感到詫異，自己也不明白那些印象從何而來。

問：現在你仍相信你的前生是十八世紀的愛爾蘭少女墨菲轉世嗎？

答：我完全深信。

問：沒有絲毫懷疑嗎？

答：(一笑)毫無懷疑。

問：你「前生」的事，有任何證明嗎？

答：二十多年前經過很多專家學者考證過我在催眠狀態講出的前生，許多事實都符合紀錄。

問：墨菲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少女難道也有歷史記載嗎？

答：愛爾蘭的地方法院法醫驗屍報告證明保留有紀錄，證明有此人，出生登記的紀錄也符合

我講的資料，其他當地發生的大事，我講出的都符合歷史，她的家族人名也都符合。

問：你從未去過愛爾蘭？

答：後來去過，特別為此事去過，我能夠認識當地的大致道路，山城的變遷很小，仍是跟兩百年前差不多，我能找到前生的居住故居和前生的墳墓，無須人引導。

問：真有小鳥墨菲其人的墳墓？

答：(笑)真的有，我立刻就找到了。

問：當時必然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了。

答：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記者成群跟着我去找的，事情的確吸引了很多國際注意，以致各國都爭相報導，生活畫報也登出來了。

問：你自己怎麼解釋這種奇怪的事呢？

答：(笑)我無法解釋，只好讓科學界去研究吧！

問：現在仍有科學界人士找你談談嗎？

答：仍有不少人來找我。

電視上展出一部份廿餘年前的報紙和生活畫報，證明確有此事。我想假如有功夫去圖書館找一找，也許能找出來，我自己到舊書店去找過，却找不到那一期的生活畫報。

摩洛哥女士的故事，是真是假？真難判斷，這事令我回憶起台灣在大約二十年前也出現過類似的故事：台灣南部一處小鎮——似乎是屏東縣枋寮，記不清楚了——有一個未受過多少教育的村姑，突然講出她的前生是金門的一家鄉宦人家的



現代感

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大都市，也許說是「中西共融」吧！我們走在街上，很多時看到一些城市雕塑，有很傳統的，譬如突出中華文化的一些裝置，特別是過年過節的一些節令性喜慶日子，像不久前的春節我們看到桃花的擺設。在平日一些園林公園裡，我們又看到一些常設的雕塑，很具「現在感」的，你看這「在水中央」的銅雕塑品，配合着周遭的環境，不是給你一個現代感的感覺嗎？

女兒，識字無多的她，突然能夠落筆成文，寫出舊詩，書法頗佳，又能道出金門某宅的詳細情形，家族姓名特徵，經過新聞記者多方調查，發現她從未去過金門，她所講的金門某宅，果然有其人其事。此事當年也轟動一時，我記得台灣十多年前出版的「今日佛教」曾登載過轉載自各報章的詳細報導，我手頭無書，無法詳錄，家母亦記得看過這段故事。家母此次亦與我一同觀看過上述的加拿大電視訪問，也看到上述的祈靈致使鬼魂出現的一段，她還埋怨我不把照相機準備好失去機會拍攝。

加拿大國家電視公司訪問的另一位女士，就是我以前在「內明」提過的溫巴博士(Dr.Helen Wambath)這位是心理學家，心理治療醫生，現在仍在美國波士頓開業務醫。

溫巴博士現時馳名全球，她的催眠治療所附設有一個「追溯前生研究所」(Regression Research Institute)，她採用催眠方式幫助很多人追憶前生，非常成功。

我上次在「內明」提過她，真巧不久她就來到加拿大接受電視訪問了，我拍下了她的照片，希望內明可能製版，給讀者看一看。

溫巴博士訪問經過，我摘要記錄如下：

記者問：溫巴博士，歡迎你到加拿大來，你是國際聞名的心理學家，我想請問你，怎麼會幹起「追溯前生」的業務來呢？那不是一種迷信嗎？

溫巴答：如果那是一種既經科學證實是「迷信」，那我也就不會去從事研究了，我何苦拿我的

博士銜頭去冒險？當然是經過多年的研究，我認為確有「前生」的可能，我才不斷追尋研究下去。

問：那麼，「前生」並非一種迷信了？

答：當然不是，那是事實！只可惜被一般人未深入研究就遽予否定指為「迷信」。在宇宙之中，生命是不斷循環的，只不過是轉位。

問：你舉辦(追溯前生)有多久？

答：五年多了。

問：你先後一共合計研究過多少人？

答：兩千多人。

問：兩千多人都在你的催眠幫助之下回憶起他們的前生嗎？

答：大部份成功地回憶起前生，有些甚至回憶到前三生、前四生、前五生等……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前九生，但是也有少數是失敗的，有少數完全昧了前因，無法回憶，不過這一類只佔百分之五強。

問：換言之，就是人人都可追溯前生了？

答：人人都有前生，如果願意追溯，就有希望追溯，如果不願，就無法回憶。

問：追溯前生，為的是什麼？

答：有些人是為了好奇，有些人是抱着懷疑來接受研究，但大多數人都是為了要知道前生做了什麼事，造了什麼因，而獲得今生的果。希望借此檢討自己，改善自己的行為，修修今世與來生。

問：這好像是佛教的觀念。

答：是的。

問：你是佛教徒？



快快樂樂

你看這幅圖，個個笑口盈盈的，而且是排着隊。他們在做什麼？原來是一個書畫會在春茗席間舉辦抽獎遊戲項目，畫友排隊上台領獎也。書畫會的春茗或其他的設宴，都是很熱鬧的，那些「抽獎」由宴會開始到結束無間斷，幾乎都成了玩不完的遊戲，其中的獎品不少是即席揮毫的作品，也是一項很好的文化交流，高高興興便好，搞那些無謂是非做什麼呢！

答：不是，但是我接受這些宇宙的自然真理法則。

問：來參加研究的人是佛教徒嗎？

答：很少，他們大部份是基督徒和別的教徒，或者是無神論者，他們都是來追尋真理事實的，並非為了宗教理由而來。

問：他們是男子多呢？女子多？

答：男子較女子多。

問：催眠的過程怎麼樣？

答：(笑)這是很複雜的科學方法，你必須親自接受才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用的絕對是醫學上使用的催眠方法，絕不假借任何藥物來使人入眠，同時我們絕不灌輸任何暗示，我們只幫助他們進入催眠狀態，釋放他們的潛意識，把他們前生的遭遇講出來，我們用錄音機錄下，將來再給他們自己聽。

問：這是很難以明瞭的，怎能追溯前生呢？

答：如果你能追溯今生以往的事，就有可能追溯前生。

問：不是幻覺嗎？

答：事實記憶與幻覺並不相同，他們自己都能分辨的。

問：可否舉些例子來說說？

答：資料都是他們每人的機密，我不能舉名提出，只可簡述一二。例如，有一個男子能追溯到他公元一七〇〇年的前生，在古代的歐洲的生活，有人追溯前生是一個羅馬人，有些前生是非洲人，多數的男子追溯前生是女子，又上述兩千

餘人之中，大約三分之二前生是亞洲人——其中很多前生是中國人、印度人、日本人、馬來人，又以中國人為多——他們在追溯時能講出畢生未學過的中國語言，提及中國的許多事情，或是他們的親人在何處，叫何名，很多可以查證出來是正確的，有很多却無從查證，如果他們提到的是中國古代的人事地點，我們就很難查了。

問：碰到無法查證，你怎麼去求證？

答：我仍有我的很多方法。

問：可否透露一點？

答：可以，舉例說，我搜集了三百八十四個國家的歷代貨幣資料和三百八十七種各國的歷史文物資料，這是不容他們看見知道的。我在使他們催眠之後，我會提出一些問題問他，比如說，他說他已看見自己前生是中國人，我就問他什麼年代？他若說是明代，我就問他皇帝是誰？他說是嘉靖，我就問他，當時的錢幣是什麼樣子，他的答案若果符合我的資料，就是證明他說的是實話了。

問：萬一有人要混充，他若是熟識古代錢幣，又怎樣呢？

答：(笑)我未必是用貨幣來求證，我另外有許多資料求證的。而且，就算他想混充，又為的是什麼呢？他的前生，與我何干？

問：聽來好像很多西方人的前生是東方人。

答：是的，很多西方人追溯前生是東方人的異性，也有些生生世世都是西方人的男性或女性的，也有些追溯前生是猿猴豬狗的，甚至有人追



猜 猜

元宵節那段日子，有朋友傳來幾幅圖，是作燈謎處理的。筆者看看，感有趣，也不妨在這裡放上三幅，讓大家來猜猜一些「四字詞語」，都是與蛇有關的，似乎也不見得太難，祇是其中有一幅較難吧！——它中間是一支旗，令我們想到「旗幟」。這樣一說，也許你有眉目了，猜猜看。（答案放在封底版）

溯前生是一條響尾蛇，有些人一世是人身，再世是畜類，再再世，不知經過多少次，才恢復今生為人身，有些人能夠追溯到身為畜類被人屠殺的慘狀，有些人回憶到前生在歐洲戰場被殺死，有些人憶出古代被投入獸檻餵獅子，有些人憶出被砍頭，有一個人前生被箭射死，他今生的背部常有刺痛。

問：太可怕了！我寧願不去回憶。

答：多數人却認為是值得追溯的，可以藉此了解過去，改善未來。比如說，有一個婦女今生不幸淪落為娼，飽受黑社會流氓凌辱摧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催眠之下，她追溯出前生是個中東國家的奴隸販子，時常凌辱女奴，虐殺女奴無數，她才了解今生是來接受報應的，她今生立心幫助淪落的婦女，修修來生，現在她的境況已經改善得多了。

問：那麼推論，今生快樂幸福是前生積善修來的？

答：可以如此說，不過也還得今生努力奮鬥。

問：你仍然要繼續幫助人們追溯前生嗎？

答：我要鼓勵更多的人們追溯前生，希望這成為普遍運動。

溫巴博士的診所在波士頓，在美國讀者當不難查到。我的速記談話錄，容或有若干不符原文，不過大致上是不錯的。

至於追溯前生，在美國並不祇是溫巴博士一人，不過她是最出名的，而且她從事的是非牟利的研究，與眾不同。其他就有很多亦刊登廣告「催眠追溯前生」的人，其中不少是牟利的江湖花樣。甚至有人出售「追溯前生的催眠聲帶」，一卷賣它

兩三百美元，說是你買了，在家中放錄音，你就可以追溯前生了，好好的一種研究，竟被某些人利用作為牟利工具，真是可歎！不過也就可見「前生」與「再世」及「輪迴」之說，已經普遍到了什麼程度了，若非普及接受，那些牟利之徒又怎會打主意呢？

那些商業的「催眠錄音帶」，其實是一條「疲勞轟炸」式的審問帶，不斷問你：「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做什麼？身在何處？」

給問得多了，你就不由自主地胡亂回答了，這些當然不是正經的方法，溫巴博士說的並非這種拷問方法，不過，我也無從知道她的研究所用的是什麼方法。

至於那些好萊塢大明星們，也有不少自稱是知道前生是何許人的，這也似乎成了一時的風尚。明星們講的話，難免有些宣傳作用，我也不去提他們了。

扯了這麼多，到底也不能證明什麼，只不過是供給你參考罷了。我所提的事實，相信佛教的出家人和居士也必曾有所聞，亦必能給予正確的解釋的，我懂得佛理太少，無能力予以作更多的分析了。

如要列舉我所接觸的類似資料，那真是大多了，不勝枚舉。我只是舉出一兩件，來說明西方社會今日的觀念的一些傾向。從這些例子看來，佛教講的因果、再世、輪迴，都是可信的宇宙自然法則之一，而非迷信，至少在西方的科學人士有很多已經客觀地予以研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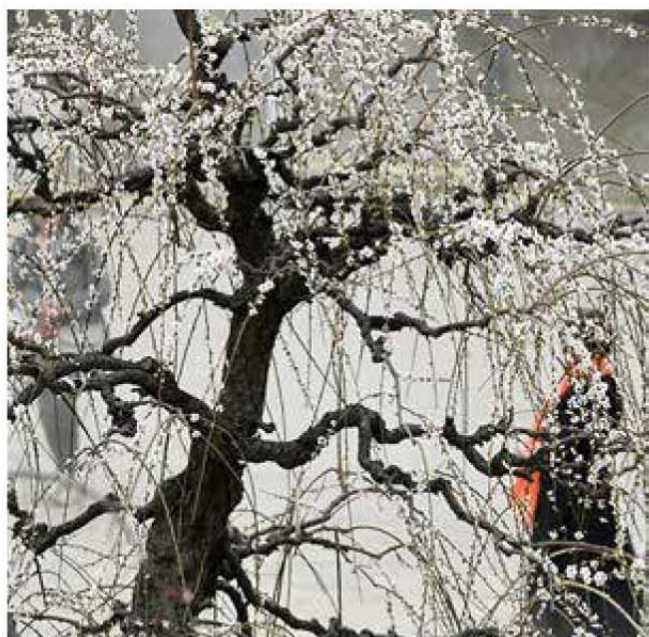
認識樹木

有信眾對我們表示：他喜歡來「妙法寺」看園林裡的樹木，原因是除了看到幾十種花草樹木的生長之外，更有興趣的是真正認識到它們。譬如栽種在菩提樹旁的那幾棵曼陀羅，原來不曉得它叫什麼名稱的，就因為看到你們在樹旁表示出來這才曉得。也同時看到你們在「妙法通訊」裡經常介紹，那才曉得它是被視為佛教裡重要的花樹，而且傳說中的「天女散花」，其中一種花就是曼陀羅，不是很有意思嗎！

「墨梅」？

李志榮這一輯攝影，有可觀。他以梅作主題，而畫面的結構很有國畫「墨梅」的感覺。我想，寫國畫的朋友，特別這是寫水墨花鳥畫的，看到幾幅攝影作品，必然有所啟發。

個人一直認為，今時今日的攝影，因科技的迅速發展，形成了一種感覺是要影一幅「靚相」太容易了。是的，影一幅「靚相」不難，但要處理出一幅「好相」可不容易，這是需要花大心思的，不是「撞彩」，而這種「心思」很多時會與「畫道」融滙在一起，我們看了這輯照片便曉得。



東岸板道



今天寫這篇稿——東岸板道，真真正正不能稱之為「集體回憶」了，原因是它剛剛建造開來，剛剛供市民使用，正是新鮮熱辣的，何來回憶？

不過，由此而引起的回憶却還是很多很多的。

先來介紹一下這「東岸板道」，它是港島東區（北角）那條東區走廊下開闢的休閒緩步之道，沒有車輛行走，祇讓市民大眾散步，較寬濶，而且置有一些簡單的運動器械，主要讓長者做舒筋活絡。沿途有很多長椅，這更可以讓行人累了坐坐，很有意思的。此外，這板道完全是設在海旁，因此，你漫步開來順便看看海景，以及九龍海傍景色，



很有意思，特別是在黃昏時分，我想，在橙紅晚霞映照下，這維港一定很美麗，在這條板道上你朝西行走，必然會大有收穫。

好，如果你是釣魚郎，這更是一個好去處，「設計者」真有心，這板道海旁設有多處「釣魚站」，你大可亦樂乎地坐下來，吹吹海風，釣釣魚，真可謂樂在其中。

我說這裡還是有不少集體回憶，主要是講：東區走廊的出現已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年裡，不時地聽到有什麼好計劃——把走廊下的空間如

何利用起來，但幾十年下來祇聞樓梯響，「我自巋然不動」的，或者說「大丈夫話唔郁就唔郁」，毫無動靜也，真教人大嘆可惜，在默默無聲地靜下來的時候，今天終於看到「東岸板道」的出現，還是那句話——「遲到好過冇到！」

有一點想在這裡說說的：既然板道都開放了，為何不加多一點「入口處」的標示？你在北角即使行在渣華道也不知何處入口！原來入口處在「街市中心」的下方，——請多標示下。





蛇與它

以農曆年說，今年是蛇年。大凡過新年，必然會說些吉祥語。那麼，「蛇」的吉祥語又如何？大抵較多人說的，是「靈蛇獻瑞」吧！蛇給我們的感覺是靈活的，動感十足的，所以也稱之為「靈蛇」，當然也包括上所謂靈氣。

不過，這個「蛇」字遠古之時已出現了，但它可沒有什麼靈蛇、什麼「獻瑞」的說法，而是惡毒得很，所以稱之為「毒蛇」。人類對它的害怕到了什麼程度？

兩人見面，不是像今天的問候一句說：「吃飯未呀？」「近日身體安康？」而是劈頭第一句便問：「有它嗎？」「沒它！」「啊，這就好！」

這個「它」字，即是「蛇」。你看，一開口便關心地問：「有它嗎？」（「有被蛇咬嗎？」）可見在遠古之時，人們真是「聞蛇色變」。好，讓我們繼續看這個「蛇」字。

在文字起源之時，這個「蛇」字的寫字便好像一條蛇（我們不少字都是從象形中來。字，到底不是繪圖，於是慢慢地從筆劃上進展為更似一個字。但讓我們探索一下——蛇字何以最初是個「它」字？原來這也是字形的慢慢改變（簡易起來），但有一點却給我們一個「本質不變」的感覺，「它」字是下方一個「匕」字，匕首也，不同樣「狠毒」的嗎？最少也是一件可殺人的利器！毒蛇也是這樣。

它、牠、他

繼續讓我們「蛇下去」。在古代，「它」與「也」是同音的。我們可以摸索一下看，這個「它」字又可解作動物界裡的「他」，即是第三者，但不是也有一個「牠」字作代稱吧！——這是後來為了更細緻的區分，一如「他」與「她」，這個僅限於女性用的「她」，是很後期，一、二百年前才出現的，大抵也說明了男女平等吧！

這個「他」字除了指人之外，還有別些的意思，譬如「其他」。「其他」兩字又似乎把原有已分工的合起來作加強說法，「其」字也實際上代替了「他」，譬如說「其身不正」，這個「其」便指他。

有些字義、詞義追查下去便很有意思。就是單單看一個字的結構也可以看出它的本質，又讓我們看這個「蛇」字吧！蛇是爬行動物，所以虫字作部首，已經是開宗明義的告訴你，再加上右邊那個「它」字，帶「匕首」之「匕」，可見其狠毒也。——一個字而有這麼多聯想，不是很有趣乎！

（「猜猜」的答案，圖從右至左：打草驚蛇、杯弓蛇影、靈蛇賜寶。）